廣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廣士
作者：蘇洵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老泉文鈔/09卷》

古之取士，取於盜賊，取於夷狄；古之人非以盜賊、夷狄之事可為也，以賢之所在而已矣。夫賢之所在，貴而貴取焉，賤而賤取焉。是以盜賊下人，夷狄異類，雖奴隸之所恥，而往往登之朝廷，坐之郡國，而不以為怍。而繩趨尺步，華言華服者，往往反擯棄不用。何則？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，華言而華服者眾也，朝廷之政，郡國之事，非特如此而可治也。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，華言而華服，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，則居此位可也。古者，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，不過曰齊與秦也。而管夷吾相齊，賢也，而舉二盜焉；穆公霸秦，賢也，而舉由餘焉。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眾人之議也，未聞有以用盜賊、夷狄而鄙之者也。今有人非盜賊、非夷狄，而猶不獲用，吾不知其何故也。

夫古之用人，無擇於勢，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，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，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，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，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。今也，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，書聲病剽竊之文，而至享萬鍾之祿；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，一出而驅高車，駕大馬，以為民上；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，奔走之舊，久乃領藩郡，執兵柄；巫醫方技一言之中，大臣且舉以為吏。若此者，皆非賢也，皆非功也，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於古也。而胥史賤吏，獨棄而不錄，使老死於敲榜趨走，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，吾甚惑也。不知胥吏之賢，優而養之，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。

昔者漢有天下，平津侯、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，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。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，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。夫趙廣漢，河間之郡吏也；尹翁歸，河東之獄吏也；張敞，太守之卒史也；王尊，涿郡之書佐也。是皆雄俊明博，出之可以為將，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，而皆出於吏胥中者，有以也。夫吏胥之人，少而習法律，長而習獄訟，老奸大豪畏憚懾伏，吏之情狀、變化、出入無不諳究，因而官之，則豪民猾吏之

弊，表裏毫末畢見於外，無所逃遁。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，遇之以禮，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，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，而敗其終身之利。故當此時，士君子皆優為之，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，大約亦不過幾人，而其尤賢者，乃至成功如是。

今之吏胥則不然，始而入之不擇也，終而遇之以犬彘也。長吏一怒，不問罪否，袒而笞之；喜而接之，乃反與交手為市。其人常曰：長吏待我以犬彘，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？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，不肯為吏矣，況士君子而肯俯首為之乎！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，亦不過擇之以才，待之以禮，恕其小過，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，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、祿之、貴之，勿棄之於冗流之門。則彼有冀於功名，自尊其身，不敢匄奪，而奇才絕智出矣。

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，又有不幸而不為者。苟一之以進士、制策，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。使吏胥之人，得出為長吏，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。進士、制策網之於上，此又網之於下，而曰天下有遺才者，吾不信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